

文匯報

第五千零一十號

聯合重慶
主編 盧作孚
副主編 盧作孚
總編輯 盧作孚
經理 盧作孚
印刷 盧作孚

未戰條約簽字代表

我國已決定徐永昌

蔣主席派大員赴各省

里斯本十七日路透電：中國政府發言人稱：蔣主席對日本之四國條約簽字之中國代表，已決定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徐永昌，並請國民政府核定公報。短期內復都南京。

重慶十六日電：蔣主席昨接降後，政府各部駐在戰後地區之各項交涉，均已日來均在分別積極籌劃中。據悉：蔣主席對外交，文匯報政務處等部，均已定人員準備隨時前往各地，主持各項工作。

蔣主席昨接降後，政府各部駐在戰後地區之各項交涉，均已日來均在分別積極籌劃中。據悉：蔣主席對外交，文匯報政務處等部，均已定人員準備隨時前往各地，主持各項工作。

馬尼刺方面

接待日方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日方已派代表，與我駐馬尼刺代表團，就接待事宜，進行商談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

徐铸成 著

哈同外傳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日方已派代表，與我駐馬尼刺代表團，就接待事宜，進行商談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

金美人民

明日慶祝勝利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金美人民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金美人民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金美人民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金美人民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金美人民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

大西自由

明日慶祝勝利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大西自由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大西自由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大西自由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大西自由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大西自由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

定期赴美

明日慶祝勝利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定期赴美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定期赴美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定期赴美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定期赴美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定期赴美，將於明日，慶祝勝利。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日方已派代表，與我駐馬尼刺代表團，就接待事宜，進行商談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日方已派代表，與我駐馬尼刺代表團，就接待事宜，進行商談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日方已派代表，與我駐馬尼刺代表團，就接待事宜，進行商談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

本報十七日馬尼刺專電：日方已派代表，與我駐馬尼刺代表團，就接待事宜，進行商談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日方代表團，已於昨日下午，抵達馬尼刺。日方代表團，由日駐馬尼刺領事館長，率領隨行人員，共計十餘人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徐铸成 著

哈同外传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哈同外传 / 徐铸成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8.2
ISBN 978-7-108-06126-3

I. ①哈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哈同(Hardoon, Silas Aaron 1851-1931) — 传记
IV. ① K835.615.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0127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装帧设计 薛 宇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7

字 数 130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5,000 册

定 价 45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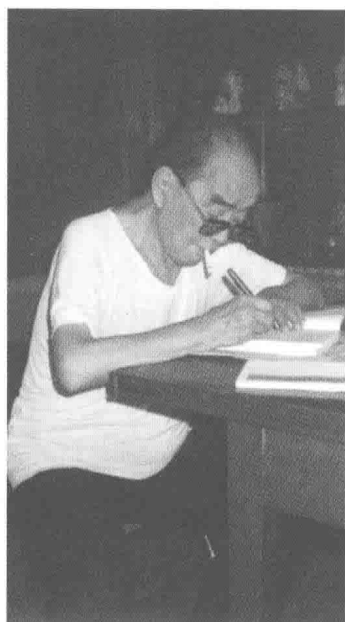
白渡桥
1957年9月，摄于上海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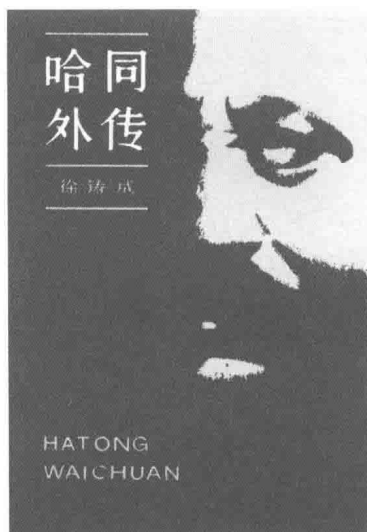
1977年12月，摄于上海人民公园



80年代徐铸成在上海家中



1988年夏，在上海江宁路寓所



《哈同外传》初版书影，
上海文化出版社，1983年

编者的话

在徐铸成先生晚年的著作中，有一部题材别致的人物传记，曾在文坛引发较大的影响，这就是《哈同外传》。1982年，上海《新民晚报》复刊，作者受赵超构先生和束纫秋先生邀请，写作一些有关旧上海历史掌故的文章，《哈同外传》遂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上连载。1983年，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，后由文星书店在香港印行。曾收入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《徐铸成传记三种》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的《杜月笙正传·哈同外传》。

哈同，是旧上海的一个代表人物。他的荣辱兴衰，往往辐射着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。为哈同立传，正是作者观察和叙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，正如作者所说，他写这类传记的目的是“记住昨天，努力在今天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”。

目 录

自 序 . . .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

引子 . . .	6
----------	---

“征途” . . .	11
------------	----

待机 . . .	18
----------	----

直升 . . .	23
----------	----

膨胀 . . .	29
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

创业 . . .	36
----------	----

风波 . . .	42
----------	----

赐面 . . .	48
----------	----

筑园 · · · 55

斗法 · · · 61

仓圣 · · · 68

第三章

女学 · · · 75

祝寿 · · · 82

北行 · · · 89

登龙 · · · 95

辛亥 · · · 101

第四章

转篷 · · · 108

阴谋 · · · 114

浊浪 · · · 120

兼容 · · · 126

土缘 · · · 132

罗苑 · · · 138

攀亲 · · · 145

第五章

吸血 · · · 153

跌霸 · · · 157

晋京 · · · 166

陞见 · · · 172

秋游 · · · 178

赋归 · · · 185

第六章

大丧 · · · 189

孤鹄 · · · 197

趁火 · · · 203

收场 · · · 209

余音 · · · 213

自序

朋友们说，这几年我的写作不少，仿佛老树开花，又出现了一个旺盛期。

的确，从1976年天日重光，特别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我是写了不少东西，先后在上海、香港、四川出版了四本书，加上各地报刊登出的，大约已有一百万字。所以这样积极，一则出于职业的习惯，长期的记者生涯，每天总要写点什么，像老艺人一样，每天一定要吊吊嗓子，唱那么几段。二十年被迫搁笔期间，最难受的，是“嗓子”发痒。一旦开禁，就恨不得一天唱上十段八段，虽然功力生疏了，“嗓子”也发干了。二是心情舒畅，总想为“四化”事业多做点事。而我今天能贡献的，只有一支笔，只有一些过去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旧闻，写出来提供有识者参考；或者可以沙里淘金，作为借鉴。

1981年夏天，上海《青年报》邀我写一长篇连载《杜月笙正传》，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，从一个角度，反

映旧上海的概貌，以便青年读者了解过去，中老年读者也可以温故知新。这就扩大了我写作的领域。过去，我主要写过报纸的社论、政论式的文章和新闻通讯，这类传记性的文艺作品，从未尝试过；而且，我对杜这个人和他所“君临”的社会，并不熟悉。勉为其难，真像赶鸭子上架。

我翻阅一些资料，回忆在旧社会的所见所闻，写作时试图要打破一些框框，如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好人是好到底，坏人一定头顶生疮、脚底流脓之类的公式以及“三突出”等等，想实事求是地是一说一，是二说二，即使像杜月笙这类的人，也可以从变化发展中，看出他的几个方面。我以为，这样写，才可能有血有肉，再现其本来面目。

感谢读者的鼓励，这个连载开始刊出后，报社和我就收到不少来信，支持我这样写；不少中老年读者，还提供补充材料。后来，我重新加以整理，并补写了最后几章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书。

今年，《新民晚报》终于在读者千呼万唤中复刊了。编辑大都是我的老朋友，他们希望我写一篇类似的连载。我想，在旧上海的人物中，比杜月笙更有“代表性”的，只有哈同。他控制着“十里洋场”的经济达几十年，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，又和各个时期从中央到各地的当权者有联系。能够写好这个人，当然更有助于了解昨天、热爱今天，从而努力建造更美好的明天。

报社鼓励我仍以写《杜月笙正传》的态度来写。胡澄清同志还把他历年积累的有关资料提供给我。但是，晚报是每天出版的，所占篇幅不宜过大，而每段必须告一小段落。这种体裁，对我更是一个新的尝试。

最困难的，我和杜月笙还有“一面之缘”，对哈同及罗迦陵、姬觉弥等主要角色，却连影子也没有见过，如何能把他们写得至少不死板呢？

这“一面之缘”很重要。像旧小说里写的“描容”，主角一定要和对方“一见倾心”，才能凭其丹青妙笔，把对方画得栩栩如生。

记得我童年时，每逢春节，各家都要把祖先的画像挂出来上供三天。我曾祖父生前，没有认真照过相，他的像，是我们邻居的一位画师叫李盘谷的，根据他平时的接触，凭空画出的。凡是见过我曾祖父的，都说这画像只少一口气，连神态也和活人一样。我祖父去世时，这位李画师早已不在了，他的儿子没有这样高明，而且并不认识我祖父，他是凭一张照片描画的，也很像，但呆呆的，一点神气也没有。

我只在关于哈同夫妇的“纪念册”里，看到哈同等人晚年的照片，当时的摄影技术又没有现在这样先进。在此，我所描绘的哈同及其他主角，不可能形似，更谈不到神似了。

在“外传”开始在报上刊载的时候，有些朋友向我提出

意见，说写得似乎太松散，铺得太开。这批评是十分中肯的，因为我总想把当时当地的背景交代得清楚些，有时不免把“镜头”拉得太远，反而使主角在画面上不够突出。另外，“十年动乱”的事实，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警惕：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虽然早被推倒了，但它们的毒菌、根须还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土壤里、江湖中，一旦气候反常，它们还会泛起，还会“破土而出”，冒出新的品种，“文革”中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“英雄人物”，不正是在这些根须、毒菌上滋长出来的嘛！近年以来，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，西风稍稍吹动，一些崇洋媚外思想乃至犯罪活动，不也令人惊心动魄吗？也像写《杜月笙正传》时一样，我在写这篇“外传”时，总想尽力把这片土壤刨得深一点，让这些根须、毒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

和《杜月笙正传》不同的，在这篇“外传”里，我加了一点“浪漫主义”的手法，在小章节里，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，而基本事实，自信并没有一点离谱。这些，我已在“余音”中请赵升里老先生代为解释了。

在我，这也是一个探索。写惯报刊评论、报道，学写传记小说，总不免有放脚的痕迹。也有朋友说，我写的东西，没有八股腔，也很少套话、废话。我听了十分惶愧。那个二十年中，我虽然没有写过什么文章，但看到的却多是这一套，空气里呼吸的，也是这一套，怎么会不受影响呢？何

况，在奉命写“检查”“交代”时，又非刻意模仿这一套不可。我又没有什么特效药，如何能防止传染呢？

1982年5月18日写

第一章

引 子

我的家乡在江南一个小城，周围只有三里，人口不过一万，当年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常州、无锡，可以说，环境是十分闭塞的。

童年时，已听说有一个大都市叫上海，但也只朦胧地知道它是一个花花世界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物都有；究竟是怎样的繁华，连家长和亲戚们都答不出来。

我家是一个有十几房同姓杂居的破落户，有一个破旧的大厅，听说是全县仅留的明代建筑之一。其余七零八落的房子，每家占用着一间到两间，是十足的一座大杂院。

有一个疏房的侄儿，比我还大几岁，大约在“五四”的后一年，我刚进高等小学，他已毕业了。毕业后怎么办呢？家里穷，又想深造，不知通过什么途径，他考取了上海一所既不要学费又不收膳宿费的学校——哈同大学，说这所学堂，